

雜感

■李其昌

五 十一年畢業迄今已整整卅三年，一生工作四十二年，獻身交大卅二年，已於去年八月退休，從此無事一身輕，過著隨遇而安的生活。回想卅三年前的六月，交大電子研究所第三屆畢業，畢業同學廿人，特蒙同學會在台北舉辦畢業舞會，並以友聲第115期為五一級畢業紀念專號，初嚐校友呵護之情，如沐春風，現在回味起來，仍然感到無限溫暖。

交大在台復校最大原動力來自校友，尤其有賴幾位前輩學長的大力推動。復校初期，經費拮据，學校一些重要建築多靠校友捐獻，才有上課及住宿之所，例如博愛校區之竹銘館，圖書館及九龍宿舍等。復校之初，不但校地狹小，房舍短缺，而且師資貧乏，課程老舊。至五十年，得國際電信總會計劃之助，在交大設立電信電子訓練中心，師資、設備及課程水準始得大幅提升。想當初，康寶煌教授首先開授「交換電路」，不但是交大開授計算機課程之始，亦開台灣資訊發展之先河。現在交大的師資、設備及課程各方面，均已今非昔比，何止天壤之別，今日在校的同學實在有福了。

交大人愛護母校之情，表現不只在金錢的捐獻，精神上的幫助更為可貴，例如利用個人影響力及提供建設性意見以促進母校發展，學成歸國，返校任教，即使每年校慶大批校友攜家帶眷返校一遊，也充分表現出同學間濃密的情誼，團結的精神，以及對母校的向心力。

—小小故事深深的關心—

一、交大自恢復大學部後，朱蘭成學長幾乎每年均有半年回國在交大任教。記得五十五年一天的中午，一些同仁一起在新陶芳用餐，飯後，朱學長已有幾分酒意，紅光滿面，醉眼惺忪，出了飯店，竟在新竹街上亂逛起來，我和溫鼎勳教授追隨左右，走走停停，不知其意向為何，最後

坐在國民戲院的石階上，沉默一陣之後，似乎已忍無可忍，突然決定馬上去台北找李所長攤牌。當時，李所長任教育部次長，公務繁忙，一週只到新竹處理所務兩個半天。我和溫只好陪他乘車北上，見到李所長，我倆立場尷尬，只有靠邊站的份兒。李所長頗有長者之風，任憑朱先生如何聲大氣粗，他似乎不太動氣。這次事件，當場自然是歡而散，沒有甚麼結果，但這件事的影響似乎不在當時。五十六年夏，交大電子研究所正名為交大工學院，首任院長為鍾鈞光學長。

二、五十六學年度，我得國科會補助到麻省理工進修一年，其間曾兩次參加紐約的校友聚會。每次聚會，母校問題都是必談之主題，記得第二次參加係應主辦校友之邀，專程赴會報告交大近況。出席校友反應熱烈，關心母校之情洋溢會場。那時候，校友們對學校的一些措施似乎不以為然。交大復校初期，規模甚小，校內行政人員為數不多。故重要會議皆有會計，註冊、事務等組(室)主任出席，加上秘書，便成會議的多數。校友們認為這種現象不合體制，結論是「領導的問題」。對於這個結論，紐約同學會應該不會只是記錄在卷而已。

三、前已述及，自恢復大學部以來，朱蘭成學長即在交大任講座教授，每年來台半年，地位崇高，在校內有至高無上的影響力。六十一年夏，劉浩春院長病危，朱學長召集開會，出席者絕大多數為電研所畢業學成歸國返校任教的校友，討論院長繼任人選。當時與會者無形中分為兩派，各有心目中的候選人。朱學長極力推薦一位甫回國一年的H君，投票結果，H君中選。當時，朱學長要求某教授電話住院的劉院長，徵求同意，某教授怕太過刺激劉院長，致導嚴重後果，故只虛應故事，未敢照辦。但三天後，因另一派極力反對而翻案，另選他人。事實上，劉院長過世後，校友會決定商請盛慶球學長繼任院長，在盛學長未回國前(當時，盛學長在加任

教)，由郭南宏學長代理。至此，一場熱鬧的選戰就此落幕。

在此，我特別再請大家瞭解朱蘭成學長對交大的貢獻，他不但是交大復校重要推動人之一，復校後，並以麻省理工退休後之大半時間奉獻交大，直到他撒手西歸，誠可謂「以交大成敗為己任，置個人榮辱於度外。」他這種回饋母校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後輩敬佩，更值得我們懷念。

—交大人的成就—

交大自創校九十九年來，不知為國家培養了多少優秀的工程人才，我交大同學一向遍佈全國電信及鐵道部門，且居領導地位，並執航運之牛耳。在台灣光復初期，仍承老交大之餘蔭，在電信及鐵道方面領袖群倫。後因交大在台復校未能與大陸交大銜接，而產生人才培育的斷層，故在上述各界呈現青黃不接的現象，而漸漸由他校校友取而代之。但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我交大又在電子資訊方面崛起，目前已執微電子方面之牛耳。在電子資訊領域裡，不管是學術界或產業界，可大膽地套用一句話：「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在此，我們要再次感謝推動復校諸公的遠見，首倡電子研究所之議，並要感謝當時電信局總局長錢公南學長之協助，與國際電信聯合會簽約，由聯合國特別基金支助，在交大成立電信電子訓練研究中心，聘請電子、電信及計算機方面專家，開授最新課程並指導研究，設立微波、雷射及電晶體電路等實驗室，以及研究工廠一座，並購買IBM650計算機。自此，引進最新知識及最新設備，為台灣的電子資訊開創新局。除在電子研究所開授正規課程外，另開辦近代通信，微波電子及計算機訓練班。其中，前二者只分別開辦一與三班次，但計算機訓練班則一直延續至今。早期，訓練班學員多為政府機關及各公營事業單位保送，如台電、電信局、中油、國防部、台大、陸海空軍、聯勤、台糖、台鐵、氣象局及經合會等。如今，學員遍佈台灣各界，且多已居高級單位主管，例如：于惠中、王金土、陳堯、李高朝、李森源、許靈翔等，均已為目前社會上知名人物。

交大復校只不過比清華晚兩年，但際遇卻有天壤之別。清華一開始就有校地八十八甲。幅員廣大而完整，而交大最初卻尚不及清華的個位

數。後來雖歷經各屆校（院）長的百般努力，至今仍不能望其項背，且我校園博愛與光復兩地相隔，宿舍區更分散於七條不同街道上，七零八落，管理不便。清華不但校園開闊，且有庚子賠款額外經費的自由運用，可謂得天獨厚，而我們則先天不足，蕁路藍縷。然而，我們卻能在困境中，慘淡經營，創造輝煌的成就。何以見得，下列事實為證：

- (一) 首開計算機課程，引進第一部電子計算機，為台灣電腦科技之濫觴。
- (二) 自製電視發射機，開啓我國電視廣播之門
- (三) 裝設國內第一部紅寶石固體雷射及第一部氣體雷射。
- (四) 自製國內第一個電晶體。
- (五) 自製國內第一個積體電路。
- (六) 設計裝設完成國內第一部數位計算機。
- (七) 設計裝設完成國內第一部電子交換機。
- (八) 台灣第一位 IEEE Fellow。
- (九) 根據 79~81 學年度電機資訊系所評鑑資料，每人每年國際期刊著作，電工系 3.22 篇，資料系 2.8 篇，分居第一、二名。
- (十) 去年 IEDM 與今年 VLSI 會議論文，全國各有三篇，皆出自本校電工系，而全日本大學僅各有一篇。
- (十一) 本校校友在電子資訊方面創業居全國之冠對發展高科技產業及繁榮我國經濟貢獻極大。例如：施振榮（宏碁、德基）、曹興城（聯電）、曾繁城（台積）、簡明仁（大眾）、胡定華（旺宏）、焦佑鈞（華邦）及蔡南雄（茂矽）等。

—展望—

似乎很多交大人都有的一種感受，認為在對母校關心程度上，新校友（新竹交大）比老校友（大陸交大）要來得差，我想這多少有點年齡影響，因為年紀大的人比較懷舊；再者，新校友大多還在創業初期，其金權地位均尚未能對母校有較大的回饋，在這方面無形中也出現了斷層，這個斷層我想很快就可彌補起來，而且漸入佳境。電子資訊之發展前途無可限量，交大在這兩個領域裡必將繼冠全國，揚名國際。